







說郛卷第三十二

遜齋閒覽 十四卷

宋范正敏 福州長溪縣令

名賢

妙齡穎悟

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祕書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剛果而和

程丞相 琳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案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佐飲酒則笑歌歡諧釋如無聞于是人畏剛果而樂其曠達

野逸



性度寬弘

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弘詞學瞻麗嘗預鄉薦見黜于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疏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其雞者可以攜索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全閭里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誠無犯年六十七而終

詩談

華清宮詩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常以十月至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是而失事實



唐參軍簿尉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上驚羌勦一語不中治鞭筆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卽受笞杖之刑今之吏胥也

花瑞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國最其盛處仁宗朝韓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于藜中得黃綠稜者四朶士人呼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三人者全賞時王禹玉作監郡王荆公爲幕官陳秀公初授衛尉寺丞爲過客其後四人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證誤

春秋所引非逸文



春秋襄五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因舉夏書成允成功爲證又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並注云逸書也是知預未嘗讀古文尙書

吉貝

閩嶺已南多木棉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采其花爲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花成時如鵝毛抽其緒紡之以爲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班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通應子魚

蒲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者



夷言無正音

歐公云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詔乃爲何布機後有人自虜中歸云虜中實呼爲阿保謹以爲傳聞之誤余嘗思之蓋夷言無正音用華語譯不能無訛謬如漢身毒國亦號狷篤其後改爲乾篤又曰乾竺今遂呼爲天竺矣譯者但取在語音與中國相近者言之故隨時更變而莫能定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古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引易緯文

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怪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衡乃易之



緯文永叔于易經求之誤矣

雜評

編詩

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絳麗精碯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汎駕之馬者有寂寞閑靜如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語兼人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語之李杜豈當時之論有所未當歟公笑曰名姓先後之呼豈足以優劣人哉蓋漢之時有李固杜



喬者世號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語之李杜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因亦謂之李杜取其稱呼之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白杜甫詩則李在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無人謫仙死則李居杜後如此則孰爲優劣如今人呼其姓則謂之班馬呼其名則謂之遷固先而白居易與元稹同時唱和人號元白後與劉禹錫唱和則語之曰劉白居易之才豈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楊盧駱楊罔固嘗自言余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益知稱呼前後不足以優劣人也晉王導嘗戲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邪恢答曰譬言驢馬豈驢能勝馬耶君若泥稱呼爲優劣將復有以此戲君者矣或者又曰評詩曰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昭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顛之嘲唯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旣相逼亦不能無



相忌也

人事

安石遇人談文

舒王退謝金陵幅巾杖履獨遊一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在側人莫之顧有一客徐謂曰爾知書乎公但唯唯復問君何姓拱手而答曰安石姓王衆賓惶慚遽謝而退

修寺焚僧

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衛紹欽督事其紹欽日與僧笑語無間及營繕畢乃積薪于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

娶婦離間友愛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友愛其季娶婦逾年輒風使其夫分異



夫怒詬曰吾家義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而其仲每對親戚常切齒以語此婦必敗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于友義故以妾婦君今仲常欲私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卜居于外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污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族乎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王荆公會言柳開所撰其叔母墓誌云人家兄弟無不友愛多由娶婦離間觀此真可以爲誠焉

妬

婦人之妬出于天性殆不可開諭甚者雖脅以白刃不變也故小說載唐太宗賜房玄齡妻酒事至今以爲口實近世士人中二事尤異皆不欲顯其姓名陳浩吉通直云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成妻色美而妒范甚寵憚之同輩每休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



范輪次直宿謂告有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司李供奉平日與范無間素知其妻妒乃戲取官妓雙履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挈衾囊歸妻抱衾見履神色沮喪詰吏所以來吏對不知于是泣怨良久因拊心而呼曰天乎吾至是耶乃入室閉戶而寢頃之范還排門而入則妻自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始及晬倅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與倅有舊倅爲開宴命妓佐酒妓中有一人差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見鈴吏擎生肉二盤一置倅前一置客前倅愕問其故則其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封肉以獻其忍毒至此

###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嘗聞堂廡間喧呼擊



扑之聲同室者皆慙五虎怒曰狂鬼敢爾邪命闢戶移榻于中庭乃持刃獨寢于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 劉喜焚妻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節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夫歸給語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于人又不忍間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得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庶可以滅口妻以爲然因進百金托以病逝夫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卽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奇其節而釋其罪

### 醫巫

田崑閩人以醫著名尤善治瘵疾察形診候度疾淺深以計所酬之直約定始肯爲治多至五百千少不下百千疾平受期以時月未嘗有失崑後自得瘵疾歷試平日所用之方無一驗遂死南人



信巫有疾癘不召醫惟命巫使行禁呪辛巳年臨汀大疫郡巫盡死餘人不治多自瘞然則醫巫豈足恃乎

柏木中作笛聲

余尙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計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匠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腸癢疾

傅舍人爲太學博士忽得腸癢之疾至其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數年方愈此瘡殆古人所未有

應聲蟲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之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之者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 腹鳴如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名其疾

### 嗜酒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飲興一發則不可遏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偏其



上轟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至盡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  
猛火中忽爆裂爲數十片士人自此惡酒

諸異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常  
一見之又歐常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神鬼自空中過人畜  
之聲可辨父老云二十年曾晝過縣土人謂之海市高虛云海實  
遠謂之海市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  
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  
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  
車馬人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  
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  
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宮府樓堞居民宇舍彰著壁上亦物  
物可數又家弟公敍曾夜宿福清紫微院三鼓忽聞院後謹呼買



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  
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陰冥之事蓋有非人  
意所能測者

諧噱

頌蝨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  
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  
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  
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長年術

蒲傳正如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  
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它無所忌唯  
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理謂四坐曰海內州郡何處最爲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祇作彼州司戶參軍它州何可及也

海南人情不惡

東坡自海南還過潤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舟次相送執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再得來相見

應舉忌落字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而同輩與之語有犯落字者則忿然見于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語安樂爲安康忽聞榜出亟遣僕視須臾僕還冕門迎問曰我得否乎僕應曰秀才康了也



鬻婿

今人于榜下擇婿號鬻婿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就而爲貴勢豪族擁逼而不得辭者有一先新輩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至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託迹高門固幸待我歸家試與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作詩圖對偶親切

魏達可朝奉喜爲謔談嘗云李廷彥獻百詠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盡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是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屬對親切耳

作邀僧夜話詩

又云許義方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



處無聊得無時與隣里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戶自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嗟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閑話

汎志

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其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麻胡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僞趙石勒虎以麻將軍秋爲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不絕至今以爲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河胡虐用其民每以木鵝爲試鵝流不迅謂濬河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



來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是或云胡本名祐胡者爲其多髭髯也

李庭邽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庭邽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庭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邽墨又有李庭邽墨或有作庭邽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庭邽之弟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邽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邽墨爲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常誤遺一丸于池中疑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墜一金器焉乃令善水者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

風土

土宜

陝西鳳州妓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栽柳翠色尤



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答曰漆栗筆墨

動植

禽鳥有智

鷓鴣能勅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鳩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卽蠹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鷲鳥莫能見燕嚙泥避戊巳日故巢因而不傾鶴有長水石故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卽嚙艾置其巢中燕見艾避去皆鳥之有智者也

鳩

人有任嶺南官至山寺登廁忽有異禽飛集廁前石跳躍作聲若巫家之禹步者須臾石裂出一青蛇乃嚙之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鳩鳥也蓋惟食毒蛇乃能成其毒



又

蘄州黃梅山有鳩巢于山岩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二子一能飛乃送出山唯二雌雄獨留此與金山石穴二鷓無異

百勞

百勞一名梟一名鷓能捕燕雀諸小禽食之又能禁蛇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又標其首于木故後人標賊首以示衆者謂之梟首余嘗偶居北門鎮小寺寺後喬木數株有梟巢其上凡生八子子大能飛身皆與母等求食益急母勢不能供卽避伏荆棘間羣子噪逐不已母知必不能逃乃仰身披翅而臥任衆子啄食至盡乃散去就視惟毛嘴存焉

毬魚

海中異物不知名者甚多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傍有物正如鞠



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綫謂味極肥美土人但呼爲毬魚

種松令偃蓋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大根惟留四傍鬚根則無不偃蓋

迷樓記 一卷

煬帝晚年尤深迷女色他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潮人也自言能構宮室帝翌日召而問之項昇曰臣乞先奏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卽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窗曲室玉闌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



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項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語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語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帝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八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于



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于其中纖毫皆入于鑑中  
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又以  
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荒于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  
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才  
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它日倭民王  
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又生于遼曠絕遠之域幸  
因入貢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侍陛下  
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  
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  
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于內神清于外  
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游宴于  
其中自非元日大辰陛下何嘗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  
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



有限之體以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有老叟獨歌  
舞于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  
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  
支體全完吾今不殘廢此二樂也人生難得老壽吾今年八十矣  
是三樂也其人嘆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章龍姿  
鳳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于野叟之外臣蕞爾微軀難圖報効  
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語之曰  
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淨室  
而帝居其中宮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能悒悒居  
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將安用也乃復入迷樓宮女無數不得進  
御者亦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于棟下臂懸錦囊中  
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  
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



燭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  
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鑿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  
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豔好誰惜是天眞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  
芳自在春妝成云妝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  
處飛遺意云祕峒扁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  
入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  
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  
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  
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  
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  
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入後宮擇女  
入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



人帝曰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于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千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燥日引飲已百盃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真元太虛多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于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燥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爲盤以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靜夜抗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耶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它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變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它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



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乃命焚之經  
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海山記 一卷

唐□□

余家世好蓄古書器推隋煬帝事詳備皆他書不載之文乃編以  
成紀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聞故也

隋煬帝生于仁壽二年有紅光竟天宮中甚驚是時牛馬皆鳴帝  
母先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其事奏于文帝  
帝沉吟默然不答帝三歲戲于文帝前文帝抱之臨軒愛玩親之  
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亦不快于帝十歲好  
觀書古今書傳至于方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  
褊忍陰賊刻忌好鈎躪人情淺深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帝傾意  
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餘日不通兩宮安  
否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



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語素曰吾嘗親冒鋒刃出入矢石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吾之死目不合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帝因忿慚乃大呼左右曰召我兒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啾啾有聲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于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執之乃上百官莫不嗟歎素歸家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侍宴內殿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撻



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于池帝與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楮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爲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而語曰吾必死以見文帝語之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萬數內爲十六苑聚土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艸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艸卉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起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栖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脩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絳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



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  
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上構亭殿屈曲環繞澄  
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  
丈瀛州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四海溝盡通行龍  
鳳舸帝多泛東湖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云湖上月偏照列  
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  
彩望中斜清露冷浸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  
柳烟裏不勝垂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綫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  
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花無韻入澄波望  
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  
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艸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  
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



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玉粉  
濃苞天外剪明霞卽在列仙家開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  
冷豔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  
離金殿侶相將今是採蓮人清唱謾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  
管朱絃聞盡衣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泛羣真湖上酒終日助清  
懽檀板輕聲銀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豔  
奉杯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皇帝正清安湖上水  
流繞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  
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  
重帝嘗遊湖上多令宮中美女歌唱此曲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  
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  
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  
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海惟宦人十



數輩帝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皆息帝  
意恍惚俄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美人泊至  
首一人先登贊道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  
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  
遊戲情愛甚于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  
理于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亦甚美事聞陛下  
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游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  
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太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  
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  
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  
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  
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  
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



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于水際帝方悟其死帝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果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院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于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父獲生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氏解未有名帝以朱筆于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



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額朱字尙存惟解字無半尙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怜愛得出入帝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游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牛慶兒臥于簾下初月照窗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而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妾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怪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隋乃亡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敕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



華麗仍長廣于前舟舟成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  
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  
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捨之而遠遊也又泣下  
帝亦愴然語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  
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詞曰我兄征  
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飢路糧無  
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艸悲損門  
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  
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彷徨通夕  
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路遭兵奪  
去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  
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  
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



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  
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之亂乎  
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  
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  
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也義曰臣  
不早言言卽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  
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  
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金馬積有歲華濃被聖私  
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  
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  
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睿謀不容  
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于萬艘宮闕徧于天下兵革常  
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十未有一帑藏



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百家之村存者可計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屍如嶽餓孳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烏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彘大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烟殘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植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諫上位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過惡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于春雪干戈徧于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



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將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尙猶蔽飾已過陛下平日嘗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涕而下拜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旣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以自刎矣帝不勝悲傷特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薄秋小寒有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以爲賊據陛下



歸亦無路臣生亦無門臣已萌逆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持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人主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

趙飛燕外傳 一卷

漢伶

玄

字子于潞水人江東都尉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爲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集樂聲亡章曲甚爲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爲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子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趙姓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脉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姊弟流轉至長安于



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  
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宮  
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爲舍直常竊  
效歌舞積思精巧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費服疏苦財且顓事膏沐  
澡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  
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于舍傍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  
舒亡疹栗射鳥者異之以爲神仙飛燕因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  
姊妹樊嬃爲丞光司帑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爲之寒心及幸  
飛燕瞑目牢握泣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略  
無譴意宮中所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  
謹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汝曹婢脅肩者比耶旣幸流丹浹  
籍嬃私語飛燕曰射鳥兒不近汝耶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  
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駕



鶯殿便房省宮簿嫔上簿嫔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  
淳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卽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  
合德合德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嫔  
爲帝取后五綵組文繡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沉水香  
爲卷髮號爲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粉號慵來妝故短繡裙  
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嫔進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  
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死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閒清  
切左右歎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教授  
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因樊嫔計爲  
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爐令嫔風  
后上久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來子后德嫔  
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語嫔曰  
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嫔呼萬歲曰陛下眞得



仙者上立賜嫵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爲趙婕妤好婕  
好事后爲侍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  
紺袖正如石上華假令尙方爲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以爲石華  
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語帝  
曰姊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亡種矣每泣下淒惻以故白后姦  
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絳蘊香縱恣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  
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  
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嫵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  
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力妻陽華老歸  
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陽華善賁飾嘗教后九回沉水香澤雄麝  
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爲婦人月事益薄它日后  
言于承光司劑者上官嫵拊膺曰后如是安有子乎教后煮羊  
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臆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無



妍醜皆美豔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妝五成金霞帳帳  
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語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  
人忽忽如失婕妤卽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終不爲后道  
帝言后始加大號婕妤奉書于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  
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奉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  
茵一鋪沉水香蓮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鞞鴛鴦萬金錦一  
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光綠毛狸籍一鋪通香虎  
文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  
金彊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籍三幅七回光雄肪  
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筋二雙碧玉膏奩一盒  
使侍兒郭語璠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一婕妤泣  
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州輸爲婕妤作  
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于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



舟池中起爲瀛州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  
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袖坐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  
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簫以倚后歌中流歌  
酣風大起順風揚音無方長噏細嫋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  
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  
無方捨吹持后之履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  
嘯泣數行下帝亦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闈它日宮姝幸者  
或嬖裙爲縞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爲昭儀求近遠條館帝  
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爲前殿後殿又爲  
溫室凝紅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  
狀連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  
却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臥偃典  
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如何術夷曰吾術天地平生死



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嬖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它日樊嬖侍后浴甚歡后爲樊嬖道夷言嬖拊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池上苦癩嚙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癩狸獻姥語姑曰是狸不它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污吾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語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它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嚙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熟視不復言樊嬖脫舊簪扣頭出血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姊背耶今日幸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



昭儀手抽紫玉九雛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耳以漢爲火德故以帝爲赤鳳帝信之大悅帝嘗早臘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常持其足樊嬪語昭儀曰上餌方士藥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耶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常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爲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視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曰覽巾使撤燭它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卽入白昭儀昭儀遽隱避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或至百金帝病緩弱太醫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脊卹膏遺昭儀昭儀輒進帝



帝御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七成帳笑  
吃吃不止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裊衣視帝餘  
精出湧沾汚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  
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與掖庭令爭幃帳之事  
乎乃撫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伶玄自序云玄字子于潞  
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尙直朴無所務式揚雄獨知之  
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慊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  
三署刺守州郡爲淮南相又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  
德嬖之弟子不周之女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  
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  
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  
通德占袖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  
德謂子于曰凡天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不



得其防則萬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則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媿好聞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于是撰趙后別傳

子于爲河東郡尉班躅爲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數其罪粹辱之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收錄

桓譚云王莽時茂陵卞理者不仕以夏侯尙書授時人更始年赤眉過茂陵卞理棄圖書隱山中劉恭入其廬獲金藤漆匱發之乃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示予曰卞理之琴師玄云

尙書臣勗校中書右伶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交錯不可興曉詎與臣勗書同校定相證別刪去其不可詳者合爲一篇其趙后



樊嬈亡所終疑玄之闕文也

趙飛燕別傳

一卷一作趙后遺事

宋秦

醇

字子復譙川人

余里有李生世業儒術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見之墻角破筐中有古文數冊其間有趙后別傳雖編次脫落尙可觀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次以成傳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踞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它人莫可學也在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後復引援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亦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宫后方與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出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瞑目直



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愛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于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涕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于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况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因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飢寒無聊姊使我共鄰家女爲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



日幸富貴無他人戕我而自毀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  
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沒無定或爾妾死姊尙誰  
攀乎乃涕泣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者昭儀  
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  
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  
覘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蕩若無  
所主帝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后矣趙  
后知帝見昭儀浴益加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后  
裸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終幸而去后泣曰  
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  
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它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有所不足耶  
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時視妾不移目甚久  
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汚御服妾欲爲帝浣



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顧視嗟嘆昭儀知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遇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上器主受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夢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婦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妣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官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姪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敗后



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問安否而已俯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吾欲爲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已及期子能爲我謀焉若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洩亦無害后曰可盛于都城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售之以物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子所以死也臣今求子載之器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趨門子復如此盛終不敢入宮盛來見后具言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姓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



也三尺童子尙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呼宮吏蔡規曰急爲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我殺之規疑慮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井後宮宮人孕子者盡殺之後帝行步遲澀頗氣憊不能御昭儀有方士獻大丹其丹養于火百日乃成先以大瓮貯水滿卽置丹于水中水卽沸又易去復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幸昭儀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連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將起坐夜或仆臥昭儀急起秉燭自視帝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久益失御一夕后寢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



左右奏帝后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帝  
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龜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  
千歲冰寒之苦乃大慟後北鄙大月支王獵于海見一巨龜出于  
穴上首猶貫玉釵顛望波上倦倦有戀人之意大月支王遣使問  
梁武帝武帝以昭儀事答之

明皇雜錄

二卷

唐鄭處誨

秘書省  
校書郎

象憤賊不拜舞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其犀象  
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于河北舊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泊肅宗  
克復方散求于人間其後歸于京師者十無一二焉祿山至東都  
旣懷僭逆大設聲樂祿山揣幽戎王蕃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  
曰吾自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尙知天  
命有所歸何況人乎則四海必從我于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瞋目



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左右置檻穿中以烈火爇之  
以刀槩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舊人樂工見者無  
不掩淚

此二條今  
本未見

### 避暑

上幸東都至繡嶺宮時當炎酷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  
寺乎吾將避暑于廣厦或云六軍頓委于其中不可速行上語高  
力士姚崇多計第往覘之力士回奏曰姚崇方紵絺綌乘小駟按  
轡于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駟而頓消煩溽乃嘆曰小  
事尙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

### 樂工李龜年

樂工李龜年特承顧遇于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  
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晉公移于定鼎門外別  
墅號綠野堂是也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爲人歌數



闕座客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杜甫嘗贈之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鸚鵡塚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宮詞上及貴妃皆呼爲雪衣娘方嬉戲于殿檻瞥有鷹至擊搏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瘞于苑中呼爲鸚鵡塚

此條今本未見

樂工死忠

天寶中羣賊陷兩京竊據宮闕大搜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工騎士每獲數百人則兵仗嚴衛送于洛陽至有逃于山谷者皆羅捕遞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于樂工求訪頗切不逾旬日獲梨園子弟數百人羣逆因相與大會于凝碧池宴僞官十數人大陳御庫珍寶列于前後暨作樂梨園弟子舊人不覺歔歔相視泣下羣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有雷海清樂工者投樂器于地西向慟



哭逆黨縛海清于戲馬殿支解以示人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  
在賊中拘于菩提寺聞之亦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  
更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明皇移居西宮

上旣自蜀還京居南內其後李輔國矯制移上西宮玉真公主徙  
居于外高力士而下悉放逐嶺表上因蔬食或餌藥辟穀肅宗泣  
涕切諫自是日不過一食上常懷戚戚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  
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是人生一夢中

明皇幸華清

至德中復幸華清宮父老奉迎壺漿塞路時上春秋已高乘步輦  
父老進曰前時上皇過此馳馬從禽今何不爲上曰吾老矣吾豈  
復堪此父老士女聞之莫不悲泣

明皇見臂環



新豐市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宮中貴妃遇之甚寵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復令召焉舞罷阿蠻因出金粟粧臂環曰此尙貴妃所與上持之淒然出淚從官左右莫不嗚咽

上幸華清宮每躋攀無處不悲淒感泣

### 高力士

高力士既謫于巫山丹谷多齋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作詩以寄意曰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多不改其後會赦歸至武陵道遇開元中羽林軍士坐事謫嶺南停車話舊方知上皇已厭世力士北望號泣嘔血而卒

### 恃威橫暴

王鉞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鬪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之子岫爲將作監亦入侍幃幄爲準所侮而不敢詰一旦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絳私第絳望塵趨拜準挾彈命



中于繇冠上折玉簪以爲笑樂遂置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勺匕  
上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推于戚里上特所鍾念準旣去或語繇曰  
鼠輩雖恃其父勢然公主亦上之愛女君待之若此或聞上豈不  
介意耶繇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之七郎安敢不爾繇第七時呼爲七郎  
其恃威暴橫人之畏憚也如此

羣居解頤 三卷

唐高 擇 號高素處士

嘲戲

唐初有裴略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事落第此人卽向溫  
彥博處披訴博時與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卽云少小以來自  
許明辨至于通博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戲彥博  
始回意共語而廳前有竹彥博卽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  
青肅肅凌寒葉不凋冬子不熱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勞生節  
目卽云解道傳言語可傳語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廳前大聲語曰



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人物在此妨賢路卽推倒  
彥博曰此意省博此人云非但省博亦當省博彥博如晦大歎喜  
卽令送吏部與官

天子親家翁

蕭瑤嘗因宴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有長孫  
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瑤引手取杯帝問曰卿有何說瑤對曰臣  
是梁朝兄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  
而罷

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上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  
競爲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語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  
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見屈原



散樂老崔嵬善弄癡大帝令給事捺頭向水下良久帝問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君何爲亦來此帝大笑賜物百段

卷耳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模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見人多忘

中書令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語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選人被放

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機警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迥秀問從何來曰從蒲津關來迥秀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迥秀



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怪

逆風孤帆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它語乃云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命名曰孚

祕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鄉之榮上曰爲道之要莫所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孚再拜而受命焉久而悟之曰上何謔我也我是吳人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爪子也

史思明詩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已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



至詩成贊美之皆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  
卽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至卽  
其傳也

准敕惡詩

杜佑鎮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語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  
人呼准勅惡詩

重婚

元和初達官中外之親重婚者先以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儻相  
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  
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于是羣客大笑

嶺南風俗

嶺南地暖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者宿根二三年



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熟時梯樹摘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又其俗入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但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爲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喫餛飩

又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數女不以針縷紡績爲功但窮庖廚勤刀俎而已善醢醢殖鮓者得爲大好女矣俚民爭姻娉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灼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鱔則一條勝似一條矣

妻妬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于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



嘗得一縷綰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裘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裘以爲言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旣業以疾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裘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卽具以告之因言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優人滑稽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得括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以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于有身乎上大悅又問曰  
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沽之哉待賈  
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拜胡僧

僞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胡僧到蜀蜀人瞻敬如見釋迦舍如  
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于聽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到  
次拜俳優王含楊言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  
主大笑

邦禿鷲

僞蜀王先主晏駕前來大禿鷲鳥遊于摩訶池上顧覓時爲上臣  
直于內禁遂潛吟二十八字詠曰昔日曾聞瑞應圖萬般徵意不  
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記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哀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者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輾然子書

卜者許壽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爻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臍腑尋便安愈矣



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孩兒慙切記之是季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講論語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寵質美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爲政篇翌日語從士曰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此條未見

假作僧道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爲容管宣告使赦下到下屬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未到差遣偏并去歲已曾作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莫不絕倒

此條未見

署吏爲聖人

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郡署



二書吏爲文宣王亞聖鞠躬于門外不進不知儀卽判云文宣王  
亞聖各決若干

此條未見

### 燒裙

信州有一女子落拓貧窶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有一人乞  
于州圖因浣染爲裙墨跡不落會鄰邀之出妓佐酒良久一婢驚  
出云娘子誤燒裙其人遂問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此條未見

### 依卿所奏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  
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砌旣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  
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即  
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 風流骸骨

王輔運勾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曰風流骸骨崇寧癸未在金陵



府集見官妓有極瘦者府尹朱世昌顧予曰爾識生色骷髏否予

欣然爲王勾得對

此條未見

### 春帖子

大觀間翰苑進春帖子有一學士撰詞云神祇祖考安樂之草木鳥獸裕如也以鳥獸對祖考所不宜更以是得罪

此條未見

### 木野狐草大虫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其枰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自崇寧後復榷茶法度日嚴私販者因以抵罪而商賈官券請納有限道路有程纖悉不如令則被繫罪或沒貨出告緡愚者往往不免其儕乃目茶籠爲草大虫言其傷人如虎也

### 活卦影

熙寧中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



相祖述其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  
爲怪以見像朝士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紺緣纈  
朋從目爲活卦影

出汗方

錢遜田家子高躋臙仕性甚魯每遇失汗則負重走齋中汗出乃  
蘇旣爲禁從猶如此或取十餘千錢就帳內荷之以作力諸方不  
載此法但人生惡安逸喜勞動惜乎非中庸也輕薄子以語此出  
汗方當編入御藥院可一笑故記之

此條未見

盆成括

沈括成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  
矣盆成括也

禽言

王荆公嘗與客飲喜摘經書中語作禽言令燕云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是知也久之無耐者劉貢父忽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作鵜鴿令曰沾不沾沾坐客皆笑此條未見

### 雪詩

宗室有滔天使者喜作俳笑之詩有曰一藁草字碧茸茸誰人喚作麥門冬若還移種麥門西不成喚作麥門東京師有麥門哲宗末年多躁怒不怡左右無以娛悅常往來天使求詩一日雪問有何詩方吟兩句云誰把鵝毛滿處擗玉皇大帝販私鹽急持以奏哲宗大

笑

此條未見

### 鄙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常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翻白出闕蚓死紫之長撥聽琵琶鳳饅拋接建章歸來簾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云始見三蜘蛛織網于簷間又見二雀鬪于兩廂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



撥飯聞鄰家彈琵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閹人報建安章秀才  
上謁迎客既歸見臥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又何妨哲  
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能灼艾而罷

### 置帽僧頭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詩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鑒  
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俟于客次唐輔欲搔髮方  
脫烏紗睨文鑒罩于其首文鑒大誼怒張公遽召才就坐卽白  
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識適將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  
對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師頭閑遂且權置少時不  
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此條未見

### 匍匐圖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狗時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于莆田烈往弔  
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



三子行此禮于是烏巾襪袴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  
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時李邁即畫匍匐圖

此條  
未見

### 作犯徒以上罪詩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  
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  
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 換羊書

黃魯直戲語子瞻曰晉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者性饕餮每得  
公一帖于殿帥姚麟處換肉十斤可名公書爲換羊書矣一日公  
在翰苑以生辰撰著正冗宗儒作簡以圖報章來使立庭下督索  
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此條  
未見

### 厥撒太尉



世傳宗室中亦有昏謬者呼為厥撒太尉一日坐宮門見釘鉸者急呼之命

僕取婢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悟曰我謬

也誤呼汝矣適欲呼一錮漏俗呼骨路者耳聞者大笑之此條未見

### 茶

王濛肅客必以茶人語今日有水厄東坡昔窘客語茶主人曰所

謂老婆子塗面主人不曉搽了又搽此條未見

### 獨步

黃魯直在荊州聞東坡下世士人往弔之魯直兩手把一膝起云

獨步獨步此條未見

### 嗜燒鍊

黃裳皓嗜燒鍊晚年疾篤語諸子曰吾死以大綱一妝坐之復以

大綱覆之用鐵綫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 賊詩



閩地越海賊曰鄭廣後就降補官官同強之作詩廣曰不問文官  
與武官總一般衆官是做官了做賊鄭廣是做賊了做官

此條未見



說郛卷第三十三

二老堂詩話 二卷

宋周必大

靖節讀山海經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岑禳晁詠之撫掌稱善予謂紘說固美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一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况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邪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劉禹錫淮陰行 劉禹錫淮陰行云無奈脫萊時清淮春浪軟黃



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美語氣尤穩切惟無奈脫菜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嘗見古本作挑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人生如寄 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蓋有感于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厥後高僧傳載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志乃引高僧傳及南齋劉善明事似未記魏樂府

報班齊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閣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卽出方轉照殿衛士卽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老人十拗 朱新仲鄞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拗詩謂不記近事



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却睡不肯坐  
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問細事少  
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卽出了已歲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  
無時作風雨聲而實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稀聞聞耳雨  
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拘也嘗錄寄朱元晦朱大以爲然屬予  
足成之遂帖兩句云自矜他日盲宰相今復癡聾作富家  
長壽菴 予家猶有米元章書長壽菴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  
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歲寒堂詩話

宋張戒絳郡人

韓退之詩愛憎相過愛者以爲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爲退  
之于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已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持論俱失矣  
以爲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爲退之于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  
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



則如長江大河波浪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  
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蘇黃門子由有云唐  
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猶可以兼韓之豪也此  
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于忠義深于經術故  
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  
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爲敵然二豪不並立  
當屈退之第三

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變態百出矣使退  
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矣意味可學  
而才氣則不可強也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五言之宗匠然  
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詩格老而味遠不逮蘇州  
至于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不及也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上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爲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獨于是有由然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恬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鑒焉此語得之

退之于籍湜輩皆兒子蓄之獨于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謙抑亦不徒然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蓋未之察也郊之詩寒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詞意精確其才亦豈可易得也

論詩文當以文體爲先警策爲後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則楓落吳江冷豈作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當退之大敵如城南聯句亦必困矣子



瞻曰浩然詩如內庫造酒却是上尊之規模但欠警策爾此論盡之

韋蘇州律詩自古劉隨州古詩自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之勝絕然其筆力豪瞻氣格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時其得意處子美之匹亞也長城之目蓋不徒然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心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籍律詩雖有意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得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卑劣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真趣夢得有雅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杜牧之敍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牧之論太過李賀詩乃自李太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豪放則不及也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韻元白張籍以意爲主而失于少文賀以詞調爲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而蘇端明專以新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鸞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蠶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意誠哉是言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世儒解釋終不了了予嘗觀古今詩人然後知斯言良有以也詩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徐庾唐李義山國朝黃魯直乃邪思之尤者魯直雖不多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魯直專學子美然以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警夫婦成孝敬明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邪

搜神祕覽 二卷

章炳文 字叔虎京兆人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或夢神人告之曰與爾匕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晤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槌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爲父母卸指者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自段簡者妄知不能也哉



西川費孝先善輓車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任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卻講終身之好候夫歸將致毒謀旻旣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洗沐者乃夫也日欲哺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思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肯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睨罔測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牘旻悲泣言曰死只死矣但孝先所言略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汝比隣何人也康七道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旣辦云誠遇明卽活之效歟

睽車志

五卷并續添

宋郭

象

字伯象  
歷陽人



長安古冢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塚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三代物塚爲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幘頭婦人則假紵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前冠服已嘗如此

欺心殿舉

龍舒人劉觀仕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扃棘闈無他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言次舉果首薦于舒然至今未第



也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酌丹心似石今誰愬空有遊魂徧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人有死者

孝婦  
得米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

呼之他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媪盲無所覩飲食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覩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舖明旦視囊米亦復如故寶之至今如始聞此事竊謂晝暝得米或孝感所致郭巨得金之類至謂囊米且常盈則頗近迂誕然范得老爲人誠慤恐必不妄傳而村婦一節如此亦可尙也故錄



以爲之勸云

地狗中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尺餘有狗自中出視

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玉眞妃子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律洋街門臨通衢

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着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眞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崇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至以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起龕至者絡驛小阜程氏矣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降殺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伯小凶焰頗盛提刑

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譖葉于稷臣具言葉無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火柱于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于柱熾炭圍繞醢和五



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之後三年稷臣徧體生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碑石

宗左藏睨嘗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囿牆角有古塚因治地發

之得一石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疊石爲藏中朽骨一具無他物而棺之側斲石爲乳婢抱哺一嬰兒不知其何所爲也

向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婦以爲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隨而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冠以自別異

胡孩兒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

而長鬣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孿生此二兒生而有髭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其所在卽時胡醜亂華蓋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製尖鞞頭極長銳云便於取鐙而足指所不及謂之



不到頭又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鞞其後淪盟犯順卒爲其  
下所戕于江上

枯骨  
抱人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峰下間出衡山縣  
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  
筆椶帚麻拂數事徧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卽  
筆撚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紬  
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  
吾嘗日出菴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  
出則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立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  
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歎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袍與之吾心方坦  
然無復繫念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塚  
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  
中歷歷可見甃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



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陽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動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類也

宜春傳信錄

三卷

羅綉

彭伉唐徵士揖雲之孫也伉妻卽湛賁之姨伉舉進士及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右一坐盡傾湛至命飯于後閣湛無難色其妻憤報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客湛感其言孜孜向學湛未數歲一舉登第伉常侮之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墮故袁肇字子發唐人也開成中就江西解爲試官來送肇有啓事謝曰巨鰲鼉鳳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伸展深慚名第奉先焉得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在



上巨鰲戟之豈非首冠耶一坐聞之大笑至京師先達或問所來啓曰某袁氏也或曰袁將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鰲九肋者稀矣會昌三年肇爲狀頭及第

無髭不第

何朝宗萍鄉人年十八到殿前太祖曰此人未有髭鬚恐未

李佛子

屯田郎中李公衢名道中通判筠時爲性寬慈不擾民有婦

人輸官絹以兩段縫合爲一疋吏執詣公公詢其故婦人曰官中催科限逼而夫逃竄貧無所出是以此惻然良久遣其婦人去召主吏曰封絹于庫內候支春衣下官自要它日官受秋租而利乞無藝公知之遂自入倉監視吏無所措其手筠人爲之語曰輸租不使錢賴有李屯田每出則人指之曰李佛子來矣

排斥釋教

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史傳諸書一過目卽成誦文章唐元

次山登第歷官知處州不就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建玉溪洞洞



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處曰香雪塢有衆叢花處曰錦繡谷貯史書處曰文藪終日醉吟溪上于世味淡如也公排斥佛老釋教至老不衰鄉人常請公作條崇勝院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澤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方之教則倒廩竭橐忻然無辭施者頗慚其後多寶佛塔成有欲求記于公者公于是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錙銖惟或報應捨萬金垂如也衆益慚故二文至今不果于刻石

夫販彭則爲巨賈置產甚厚喜儒學爲其子迎接師友不問其費嘗

以羨餘買國子監壽文兩本一本藏于家一本納于州學郡從事楊辨爲之記中間目則爲販夫子孫恥之後太常少卿徐師閔知州見其文歎曰此善事也尙不能掩販夫之目他人豈誰肯爲善乎于是略窺易首尾而去販夫字命其從事余襄名其記刻之子孫始以爲榮焉



眼淚洗面

李溫歸縣後鬱鬱不樂見于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

聞于外太宗怒人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相襲襄江南錄云李國王小周后隨後主歸縣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外聞之主多宛轉避之又縣玉汝家有國主歸縣後與金陵舊宮人書曰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芳儀曲

芳儀江南國王李景女曰納土後在京師初嫁共奉官孫某

爲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官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晁補之爲比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

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恣風流國主家風景改易攷淚臨江悲故國公獻籍來朝未央勅書



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朝水鍾山  
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  
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  
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  
言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  
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  
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  
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  
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可憐江州廬山真風觀  
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后有太寧公主嘉公主皆李景  
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  
而三却同甫忽投鞭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



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唐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醉失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畫史

宋米芾

序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見書畫傳甫老儒汲汲于功名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業尋爲女子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謂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繅襲數十以爲珍玩回視五王之煒煒皆糠粃埃壒奚足道哉雖孺子知其不逮



少保遠甚明白余故題所得蘇氏薛稷二鶴云遼海歸來顧螻螳  
昂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  
入佳談寫真不妄傳詩史好事心靈自不煩臭穢功名皆一戲武  
功中令應天人束髮遼陽侍帝宸連城照乘不保寶黃圖孔誥悉  
珍真百齡生我欲公起九原蕭蕭松薺薺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  
懷賢心不已其後以帖易與蔣長源字仲永吾書畫友也予平生  
嗜此老矣此外無足爲者嘗作詩云斐几延毛子明窗館墨卿功  
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九原不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醉汝一卮  
酒愧汝在不能從我遊也故敍平生所覩以示子孫題曰畫史識  
者爲予增廣眼目也

李無山  
水論

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軸松石出盛文肅家今在

會稽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榦勁挺枝葉鬱然有  
陰荆楚小木無冗筆不作龍蛇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貴大圖猶



如顏柳書藥鋪牌形貌似爾無自然近凡俗林木怒張松榦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甚生意成身為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為諫議大夫孫宥為光祿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予欲為無李論

巨然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少年時作多作礬頭老來平淡趣高

劉道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畫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劉畫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為別

董源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處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榦勁挺咸有生意小溪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關同 關同人物俗石木出于畢宏有枝無榦

滕邊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徐黃雖富



法畫 豐皆俗

李黃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衆好事家必五

七本不必深論

掛畫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可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也許道寧不可用模人畫太俗也

古畫不類背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

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大成李 予家所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冠既購

得之背于真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于上溫清小次盡購李成畫帖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輟玩



之因吳丞相沖卿夫人入朝太后使引辨真僞成之孫女也內以四軸爲眞拆奉上別購補之敕宋用臣背于內東門正與內類因語泫然囑吾愛惜予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榦挺可爲隆棟枝葉淒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墨穿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峯落筆于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人評之以李成直筆無脚蓋未見眞耳劉涇自以李成直筆多于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

唐希雅 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効其主李重光耳

李重光 錦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著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



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典于文房物也內合同乃其璽唐室皆用內合同爲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做之封函曰制姓名內曰制名公某人可某官官上用此印日月用國印

畫故事

今人絕不畫故事則爲之人又不攷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格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洪谷子

范寬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誥嘗以二畫見送題云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于左邊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筆字在合綠色抹石之下非後人作也然全不似寬

胡環

東丹王胡環蕃馬雖好非齋室清玩

王端

王端學關同人物益入俗



元 元靄傳寫真有神采

孫知微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圓學者莫及然自有瓌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

楊肅 楊肅學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尙爲孫知微逸格所破

武岳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畫以粉點睛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岳後殿壁天下奇筆

劉常龍 江南劉常龍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上

傅董 傅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曹仁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圖內中心一筆長丈餘自此分去

高郵有水壁院

三尺橫掛 古人圖畫無非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興慶圖無非奢麗吳王



避暑圖重樓平閣陡動後人侈心予嘗與李伯時言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予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行自掛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者因信筆作之多煙雲掩映樹石不取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橫掛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掛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不及椅所映人行過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燕宋劉師李成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中宋迪復古直龍圖閣劉明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棘甚細秀大夫蔣長原作著色山水松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王嗣濮

嗣濮王宗漢作蘆雁有佳思

王晄

王晄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爲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狀作小景

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續令 宗室令穰大年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汀渚水鳥

### 有江湖意

東坡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予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于文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

李氏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松竹木石畫見本卽爲之難卒辨

章友直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龍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棋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翎毛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雁不俗

印湘 印湘見畫卽臨甚不相似

林生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雁水禽氣格清絕南唐無此畫可並徐

熙在艾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得之



硯古書畫皆圓蓋有助于器晉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如以一花頭瓦安三足爾墨稱螺製必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硯也一援筆因凹勢鋒已圓書畫安得不圓本朝研始心平如砥一援筆則扁故字亦扁唐詢字彥猷始作鏤心凹研云宜看墨色每援筆卽三角字安得圓哉予稍追復其樣士人間有用者然稍平革鏤背未至于瓦惟至交一兩人頓悟者用之矣亦世俗不能發藥也

博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卽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印予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

真賞印米芾祕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祕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



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惟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于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絹畫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熱湯湯半熟入粉槌如銀板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麓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畫閣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麓絹徐熙絹或如布

畫背裝背畫不須用絹破碎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爲硬絹抵之却于不破處破大可惜古畫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筒瓦中不破今人得之却以絹或絹背帖所勒行一時平直良久之字上裂大可惜也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畫初未信久之取



桓溫畫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裂文

絹素百破必好畫文裂各有辨長幅橫卷裂文橫也橫幅直

捲裂文直各隨軸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搯則蘇也不可僞作其僞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搯又堅紉也溼染色棲縷間乾薰者烟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也

易元吉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

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畫孝嚴殿壁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爲人鳩

畫軸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

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却取兩片剝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杉桐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



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精作軸挂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  
鶯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蘇木爲軸以石灰  
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  
匣共發古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 范寬山水巖巖如恆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用墨太多  
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溪出深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  
師所謂王摩詰

王士元 王士元山水作漁村浦嶼雪景類江南畫

李文定收畫 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畫三等上等書名用名印中等書字用  
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

王冀公書畫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

牛戰 道士牛戩筆墨粗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覺張涇  
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陳常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

逸筆一抹爲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李成淡墨如烟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雖雄傑然深  
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關同龕山  
工關河之勢峯巒少秀氣董源峯頂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迴率  
多真意巨然明潤鬱葱最有爽氣礬頭太多荆浩善爲雲中山頂  
四面峻厚

絹色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  
薰損本色染絹作濕香色棲塵紋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重古  
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僞作

瀟湘錄 十卷

李隱 守祕書省  
校書郎

金殿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于四方終不得療有一宮人忽



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  
監之修其藥宮人開坎作藥爐比藥中有燒香者穿地方深一二  
尺忽有一蝦蟇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其  
事乃進于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棄于後苑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  
鑪方深一尺復得前金色蝦蟇又聞于上上惡之以爲不祥命殺  
而棄之至夜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卒

老父  
賣藥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于城中賣藥得錢卽轉  
濟貧乏自不食時卽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  
無不愈時或自游江岸凝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領不語永日每遇  
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卽帝王也傍列  
臟腑卽內府也外張九竅卽外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又  
何異君亂于上臣下焉可止之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  
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無病心旣無病則



內輔必堅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之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加以佐小不當其用心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又國家任人也老夫常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總納其病以至于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自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惟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已滿今却歸島嶼俄化爲一白鶴去其衣與藥壺併沒于水求尋不得

定亂案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猝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于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者走來擒去去之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于此聽鈞旨見殿



上捲一珠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剗斷公事殿前東西  
立杖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  
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將相悖亂貴人敕  
定亂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  
數未足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  
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爲僞  
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  
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  
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  
至于廣害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  
他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  
衣一一受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大唐君第六朝天  
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



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王復位乃至于末代終不治也謂  
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又一小兒急  
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仔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戴白  
玉冠謂蒼璧曰當却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  
苦也蒼璧卽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白鳳  
銜書

楊貴妃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白鳳  
銜書一有似詔敕自空而下立于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起而熟視  
遂命焚香親授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敕謫仙子楊氏爾居玉  
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  
庇族屬內則兼夫人備位外則使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  
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之更深法不可貸專茲告  
示且與沉淪宜令死于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祕此事亦  
不聞于上其鳳飛去其書藏于玉匣中三日後忽失之



胡亂  
之讖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  
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一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閹人拒之  
婦人大叫言于閹人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何艱阻我若  
不見得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閹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  
驚遽召見婦人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耶公  
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侈不節德義不修壅  
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不以社稷  
爲念賢與愚不能判但納賄于門者爵而祿之大才大德之士伏  
于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  
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  
懼死罪也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  
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于前國忠問  
曰是何妖耶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



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朝自此弱滅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耶我來白于公胡多事也我今卻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妖犬

杜修己者趙人也善醫術其妻卽富人薛氏之女也性淫佚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齧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齧我犬卽搖尾登其牀薛氏懼而私與其犬通不異于人邇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歸薛贊後半載其犬忽突入薛贊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攜薛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有白毛薛氏



只于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遙詣贇家以告薛贇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出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還家薛贇患之欲殺之薛氏乃泣謂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他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性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我爲過薛贇能容我卽容之不能容我卽當與我一言何殺我耶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從乃謂曰去卽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泣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羣賊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我將軍旣入拜母後令羣盜盡殺其薛贇家屬惟留其母焚其宅攜母而去



三水小牘 二卷

皇甫枚 字遵美  
安定人

文公夢  
金鏡神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悸既寤而汗洽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長丈餘金鎧揚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瞋目謂我曰睢遂骨稅國世與韓爲讐吾欲討之而不能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水如  
血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墻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勛之作變崔公爲所執也湖中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而其家凶問至予光啓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祐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左右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水至忽化爲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陸存  
賊

陸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後方調授汝州郟城時乾符丁酉歲也是秋王仙芝黨與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郟城存微服將遁爲賊所虜其酋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給之曰某庖人也乃令洩礮煎油作麩麩者移時不成賊酋怒之曰這漢謾語把劍來存懼撮麩兩手連拍曰祖祖父父世世業業衆大笑釋之時縣尉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賊至爲所掠將妻之崔氏大詬曰我公卿家女爲士子妻死乃緣命豈可受草賊污土賊辱賊怒剗其心而食見者無不洒涕矣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佩鬢纈蛾豔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怪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然肖太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襄丘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于樵蘇者曰吾商于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祠于山前山



名女靈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官書祀典  
歷數世矣咸通末予調補縣印吏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  
禎階行祭畢與禎縱觀祠內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酌曰夏  
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覲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  
乎旣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恍惚不寐若爲陰物所中其僕來告  
予走視之則目瞪口呆禁不能言矣予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予  
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岳鎮愛女疆場明祇致禾黍豐  
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事敢  
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醜學之餘至有慢言黷于神聽今疾作矣  
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是違  
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祇虐于下乎若果其  
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泆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輶顧交甫  
而解明佩若九閨一呼必貽幃簿不修之責况天下多美丈夫何



必是也神其聽之奠訖夏侯生康預如故

渤海封夫人諱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孫也諸兄皆貢士有聲于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攻文章盛飾則芙蕖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于婉靜之法剪製之工固不教而生知姻黨號爲淑女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贄移天于殷門故祕省校書保晦遐搆遐搆兄余寮婿也愛鍾自出姑實親姨夙夜蒸嘗劬勞無怠廣明十歲妖纏黃道鬢發白丁關輔烽飛輦轂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于鯨鯢腹中卽冬十二月七日也都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于蘭陵里蕭氏池臺地鄰五門以爲賊不復入至明日羣凶霧合祕校遂爲所俘賊酋覩夫人之麗容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誘說萬辭但瞋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酋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于百齡止則取齏粉于一劍夫人奮袂罵曰狂賊我生于公卿高門爲士君子正室琴



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厲守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穢苞羞于汝逆盜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既去祕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已逝矣祕校撫膺失聲而前枕屍于股大慟良久揮淚于夫人面曰景文卽相見遂長號而絕于地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三水人曰噫二主二夫實女之醜行至于履危抗節乃大夫事業豈謂今見于女德哉渤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于彤管矣辛丑歲遐構兄出自雍話茲事以予有春秋學命筆以削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予在汝墳溫泉之別業夏四月朔旦雲物暴起于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發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栝椽者鳥獸盡殪被于山澤中至午方霽觀行潦之內蝦蟹甚衆明日予抵洛帥而都城自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鴟吻亦失矣予爲非吉徵也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廷光等一千五百



人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十一月黃巾百萬自汝  
突出東都遂長驅陷西京天子出狩于庸蜀自茲諸夏騷蕩矣上  
天垂戒豈虛也哉

婦人不宜  
入神祠

許州長葛令嚴郃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于官署常  
蓄退藏之心咸通中罷任乃于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  
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疏阜爲臺盡登  
臨之美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  
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白光啓乙巳歲年十五矣時遇清明節嚴公  
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于祠中荐酒饌令諸女縱觀  
日晚方歸纔降及山之足旋風忽起于道左繚繞諸人塵坌晦冥  
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于地色變不能言鬢上失雙金翹乃扶持  
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爲第三子  
婦其家遽使賚酒肴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于神坐



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已達祠所矣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于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托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卽予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飛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靚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



酌篇寫于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箋芳翰兩情深薄于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幽懣恐事洩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箋詩曰無力嚴妝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敲怯曉風象結錦香囊于懷細讀小簡又恐飛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迴槭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昨日瑤臺青鳥忽來殷



勤寄語蟬錦香囊之贈芬馥盈懷佩服徒增翹戀彌切況懷又聞  
乘春多感芳履乖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  
不翻飛且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願寧爽後期恟恍寸心書豈  
能盡兼持斐什仰繼華篇伏惟試賜凝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  
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閨媪旣得  
迴報徑賚詣飛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  
竟日不歸此時恰值入府曹飛烟拆書得以欵曲尋繹旣而長太  
息曰丈夫之情心契魂交遠如近也于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  
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正合于瑣類每至清風明月  
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謂公子忽貽好音發  
華械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連雲不及  
于秦臺薦夢尙遙于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就  
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伏惟特賜吟諷也詩曰畫簷春燕須



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花裏送郎歸封訖  
召閨媪令達于象覽書及詩以飛烟意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  
虔禱以候忽一日將夕閨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  
否象驚連問之傳飛烟語曰值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  
亭卽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候晤語旣  
曠黑象乃乘梯而登飛烟已令重榻于下旣下見飛烟靚妝盛服  
立于庭前交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遂背  
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于垣下飛烟執象手  
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  
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  
心已誓幽庸永奉歡洽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托閨媪贈詩曰十洞  
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  
來飛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



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付闍媪仍令語象曰賴值  
兒家有小小篇咏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  
于後庭展幽微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  
物寓目歌詠寄情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飛烟數  
以細過撻其女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勿揚聲  
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于里  
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飛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  
垣斜睇公業不勝其憤挺前欲擒象覺跳去公業搏之得其半襦  
乃入室呼飛烟詰之飛烟色動聲顫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  
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飛  
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  
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之聲言飛烟暴疾致殞數日窆  
之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自竄于江浙間



洛中才士有崔李二生嘗與武掾游處崔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  
飲散空床拋下最繁枝其夕夢飛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  
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  
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飛烟戟手而詈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  
至務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  
異焉遠後調授汝州魯山縣主簿隴西李垣代之咸通末予復代  
垣而與遠少相狎故洛祕事亦知之而垣復爲手誅故得以傳焉  
三水人曰噫豔冶之貌則代有之矣潔朗之操則人鮮聞故士矜  
才則德薄女衒色則情私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皆爲端士淑女  
矣飛烟之罪雖不可逭察其心亦可悲矣

却

要故湖南廉使李公庾遐構兄姨夫也李氏之女奴曰却要美容

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于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公侍婢數十要  
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公四子長曰



延範延祚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皆年少狂夫盡欲擅却要而不能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幙皆銀缸而大郎與却要遇于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疊席授之給曰可于東廳裏東南留佇相待僕常侍郡君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取綺褥授之曰可于東廳東北角相守二郎既去于堂側又逢三郎束之却要取青氈授之曰可于東廳裏面西南角相待三郎既去于砌下又與五郎遇握手不可解却要取練毯授之曰可于東廳裏面西北角相待四人皆去延禧于角中屏息以待廳斜閉見其三弟比而至各趣一隅心雖訝而不敢聲少頃却要燃蜜炬疾向所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乞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散走却要大哈而回咸通辛卯歲予于洛師尙覩却要容華雖三秋是怨調態猶一顧動人情惜其風流聊以爲序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尙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  
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昭臺  
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土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  
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爲意而酣酒于室  
淫獸于原巨賞狎于皮冠厚寵襲于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  
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藏衛  
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徼道之職往往設置梁于通道則  
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  
曰尙有尊于我子者乎則僭軼可知者也于是諫官列上請收付  
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爲昭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帥焉直方  
至東京旣不自新而慢游愈亟洛陽四旁翥走者見皆識之必羣  
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  
不中春官選乃退處于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于南鄰



北里間至是有聞于張直方延之覩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  
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僦舍無烟愁雲塞望悄  
然勿怡乃徒步于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  
蒐乎而知古以祈寒有難色直方顧謂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  
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凝霰始零由  
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鞞采之  
攫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乎霞開雪霽日將夕  
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  
相失須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而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于樵徑  
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將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仍依  
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  
亘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且無何小駟頓  
轡聞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



今但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  
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闔曰此乃南  
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  
此唯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于內知古雖怵  
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候少頃有秉蜜炬自內  
至者振鑰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發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  
主與小子皆不在家于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于山藪接軫豺狼  
所噪若固相拒是見溺不救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乃  
從保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爨櫨宏敞帷幙鮮華張銀鐙設綺  
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  
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黨知古  
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胄金玉奇標既當春秋又潔操履斯實  
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灼爲求諧對



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  
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唯泥  
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于魯館逼佳氣于秦臺  
二客遊神方茲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托彼強宗睠以佳  
偶則平生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謔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  
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如琴瑟之和唯以雅女  
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言飛書路且不遠百兩陳  
禮事亦非賒忻慰所多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蟲沙微類  
分及湮淪而鍾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移  
惟待休旨知古復故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  
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以凡近仙自地登  
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當誓彼襟靈志之紳帶期于沒齒佩以周  
旋復少時則燎沉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



衣而皂袍見保母誚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從役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于與游所熟者固非已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出無啓寇讐于是婢子小豎輩羣出束猛炬曳白梃而登階知古偃僂避于庭中四顧遜謝罵言狎至僅得出門既出已橫關闔扉猶聞喧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將隱頹垣乃得馬于其下遂馳走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至則輸租車坊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雲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于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迹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支飲胄者享以卮酒



豚肩與知古復南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道雪中馬迹宛然直詣  
柏林下則知碑版廢于荒坎樵蘇殘于茂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  
兔之窟視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張彀弓以待內則秉蘊荷  
鍤且掘且薰少焉有羣狐突出卽焦頭爛額置羅罾掛者應弦飲  
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歸三水人曰嗟乎王生生世不諧而  
爲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皂袍則強死于穢獸之  
穴也予時在洛敦化里第于宴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讜爲予言之  
豈曰語怪以摭實故傳之焉



說郛卷第三十三終



單位	特藏組 CG
來源	金關丈夫先生遺贈
日期	2012. 05. 08



金關丈夫  
(B)  
070  
7702  
1927  
v.17  
3536559